

追查到底

(肅奸反特通訊報告選)



肅奸反特通訊報告選

追 查 到 底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追 查 到 底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大街四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424) 字數：四千字

開本31''×43'' 1/32 印張 2 1/4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33,711—35,311)

定價(4) 0.20 元

封面設計：孫如一

內 容 說 明

偉大的肅反運動開始以來，全國各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有關這方面的通訊報導，本書所收的十三篇文章，就是從一九五五年八月到十一月的各報刊上選輯來的。全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八篇，主要是揭露美蔣特務潛入大陸、窃取情報、破壞革命和反革命階級殘餘分子仇恨人民、仇恨革命、殺人放火的罪行，說明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尖銳複雜情況；但在革命陣營內部，由於有些同志政治上的麻痹大意和自由主義，給敵人以可乘之隙，甚至被敵人鑽到我們的“肝臟”裏來，使革命事業遭受了嚴重損失，因此，我們必須擦亮眼睛，時刻警惕，不給反革命分子任何的活動餘地。第二部分五篇，主要是報導肅奸反特鬥爭中的英雄模範事蹟。它們反映了全國人民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教育下，在實際鬥爭的鍛煉中，階級覺悟不斷提高，政治嗅覺日益靈敏，鬥爭經驗更行豐富，不管反革命分子多麼陰險狡猾，終究都逃不出全國人民和國家保衛治安機關共同結成的天羅地網。而反革命分子也只有向人民政府澈底坦白、大膽檢舉、爭取寬大、重新做人，才是唯一的出路。

目 次

我們不能忘記這件事·····	易安祥 (1)
撕下反革命分子的面面·····	傅 冬 (10)
粉紅色的炸彈·····	朱其華 (23)
逃不出人民的巨掌·····	張 緯 (31)
“醫學博士”·····	江 流 (41)
火·····	“遼寧日報”記者集體採訪 胡 亮 文定安 執筆 (53)
要為孩子報仇! ·····	盧炳瑞 (83)
追查到底·····	王 涇 (88)
智擒慣匪·····	陳海燕 (102)
雪亮的眼睛·····	子 岡 (117)
不尋常的“旅客”·····	陳海燕 (130)
特殊的“顧客”·····	周鉄生 (135)
勇敢機智的青年 ·····	李振完 曹國臣 宋福田 (149)

我們不能忘記這件事

易家祥

“人民日報”編者按：美帝國主義的間諜組織“第四十四海外观测隊”的潛伏組織，是在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一九五一年七月）被我們破獲的。這件事雖然隔了幾年，但對於我們現在的鬥爭仍然有重要的意義。這裏暴露出有些同志（如東北鐵路總局廠務部部長等）政治上極端麻木，對於國家的機密採取了極端嚴重的自由主義態度；同時也暴露出我們的人事制度有極嚴重的漏洞，特別是負責幹部隨意介紹親友、同學參加工作而不經周密審查的現象是十分危險的。在這次肅清西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必須徹底消滅一切類似的嚴重現象。

部長家裏的座上客

事情發生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初期。

一個星期日，在哈爾濱市東北鐵路總局廠務部部長的家裏，晚飯後，一家人在談論着朝鮮戰爭。部長的姐夫、東北鐵路總局的職員于葆廉也和大家坐在一起。

“聽說美國的空軍很厲害，如果他們來空襲，我們可有甚麼辦法防禦嗎？”于葆廉向部長問道。于葆廉近來到他的內弟家特別勤了，並且時常向他的內弟提出一些關於戰爭前途的問題。他顯然十分關心當前的局勢。

“怕甚麼，一點也不用怕。”部長听了于葆廉的話，不假思索地回答說，“現在我們已經有了最新式的噴氣式飛機，這種飛機的時速是××××公里。今後空軍方面可以制勝，空襲不必怕。我們各地機場都有高度灵敏的探測設備，敵人的飛機還在××××公里以外時就可以探知了。特別是××機場，設備很好，有了這種設備，敵人的飛機還沒有到臨，我們的飛機就可以起飛迎擊，這有甚麼可怕的？

“現在我們每天都有××××節草皮的物資去支援中國人民志願軍。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在那麼困難的物質條件下還打敗了日本鬼子，今天愛好和平的人民大力支援朝鮮，物資這樣雄厚，還怕打不勝美國鬼子麼？”部長熱烈地說。

這位部長毫無警惕地洩漏了國家的極為重要的軍事機密，而他家近來的那位常客、他的姐夫于葆廉却正是美帝國主義的一個間諜！但這位部長的罪過不是僅此而已，他把黨內發的一些機要文件帶到家裏隨便亂放，于葆廉乘機偷看了，就又獲得了更多的情報。而于葆廉所

以能够鑽進人民鐵路機構中來，不也是因为这位部長的
麻痹大意麼？这位部長和于葆廉从小是同學，後來又同
到北京上大学，先後参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
解放先鋒隊。抗日戰爭爆發，兩人的联系断絕了。部長
参加了八路軍。而于葆廉在同一時期，先是在北京某大
学当講師，後來却跑到天津当漢奸去了。他当过“天津市
剿共委員會”的秘書、科長、總务處長以至秘書處長。解
放後，一九五〇年这位部長到北京開會，兩人久別重
逢。于葆廉隱瞞了他魏惡的歷史，要这位部長給找个工
作，这位部長慨然應諾。於是他的这位姐夫、美國間諜于
葆廉就經他介紹到东北鐵路總局某部充任科員。正好于
葆廉的職務需要時常沿鐵路到各地去了解情况、搜集材
料，这对他的間諜活動太有利了！既有公開的身份，又
能各地走動，利用这个条件，他極其方便地搜集了許多
情報，特別是当美帝國主义侵略戰爭爆發後，按照美國
間諜機關的指示，于葆廉的刺探情報的活動就更其加緊
了。大量的極重要的情報，包括中國人民志願軍某些部
隊的集結地點，部隊番号、裝備、人數、指揮人員，後
勤基地所在和我國的空軍基地所在、機場設施、民兵狀
况等等，都被他在出差到各地時搜集了云。而這些情
報，有時候，不过兩天就送達東京和漢城，擺到了美國
侵略軍將軍們的案頭。

在物理實驗室 127A 裏

傍晚，華灯初上的時候，北京的吉士林咖啡館裏賓客滿座，笑語喧嘩。

在西南角上的那個廂座裏，面對面地坐着兩個人，一個是盛裝的三十幾歲的女人，另一個是穿着整潔的幹部制服的文質彬彬的男子，兩人在愉快地輕聲談着話，那女人在談話時，微笑着而且兩眼四面流盼。

在人們不知不覺的時候，那男子从桌上的杯碟下邊取出一張摺得很小的紙條，迅速地放進上衣口袋裏。

美國間諜李敏慧和王潛文之間的一次情報傳遞完成了。

当天深夜，北京定阜大街前輔仁大學內，人們都已熟睡了，幽暗的校園內一片寂靜。黑暗中有一个人在校園內鬼鬼祟祟地穿行。他踮着腳走着，一邊注意听着四外有沒有响動，他走到物理系地下實驗室 127A 門前，極度小心地用鑰匙緩慢地打開了門，輕輕地走進實驗室，隨即又把門鎖上。

美國間諜、前輔仁大學物理系講師王潛文溜進了他的專用實驗室，立刻从儀器櫥內取出一部美式特工收發報機，這部收發報機是美國特務機關發給的，為了掩人耳目，王潛文把它混在學校的無線電訊儀器裏，並在上

边贴上了学校儀器的标签。王潛文取出收發報机放到桌上，馬上插上电插肖，戴上耳机，用食指按着电鍵開始拍發呼叫訊号：L·E·H, L·E·H, ……兩分鐘以後，美國間諜機關电台的回答來了，王潛文於是開始發報。發報的內容是，“一、中共空軍現已有時速××××公里之噴气式飛機，东北……机場停有×××架左右。二、东北各机場皆有××××設備，可探知××××公里內之敌方飛機，以××机場者效率最佳。三、中共每日均有……物資共××××車皮運韓。本次情報搜集人于平（筆者註：即于葆廉的間諜代号），發報人傑克·王，一九五〇·十一·三。”發報完畢，又開始收報。收報的內容是：“一、速探報东北境內重要鐵路机廠位置，以經緯度及附近地點註明，以便遣机轟炸。二、东北工作亟需加強，長春有無建立組織之可能？如有，請即積極進行，由你組撥給电台一部，爭取新年与港通報。三、近三月來你台所報情報均極有價值，茲決定除本年度經費一万二千美元外，另發獎金二千七百美元，可隨時來港領取。”

收完報以後，王潛文又把电台放到儀器櫃裏，然後回到他的住室睡覺。

第二天，当王潛文出現在人們面前的時候，他又是一个“思想進步”、“工作積極”、“待人誠懇”、“态度謙和”的青年教師。講師、物理学碩士王潛文一向是以偽裝進步來掩飾他的特务活動的。他教書“認真”，對同學們

的學習很“關心”。他“積極”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學習政治經濟學的時候，他讚嘆地說：“這分析多麼精闢，道理多麼正確呀！”學校組織由於對他缺乏嚴格認真的審查，他們被王潛文騙過了，把他当成了進步教師，而在一九五〇年年底，正當王潛文的間諜活動隨着美帝國主義在朝鮮的軍事冒險而加緊的時候，王潛文竟被吸收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了團友（在混進青年團以前，他還曾通過秘密電台向美國間諜機關請示過，得到了“批准”）。此後，王潛文的間諜活動更加猖狂起來，同美國間諜機關通報的次數增加了，更多的重要情報更迅速地報給了美帝國主義間諜機關。

一根綫的兩端

王潛文、于葆廉、李敏慧這幾個卑劣的靈魂是怎样勾聯起來的？這根黑綫通向何處去？

王潛文、于葆廉、李敏慧同屬於美帝國主義的一個潛伏間諜組，這個組共有間諜五人：組長叢克中，自兼譯電員，是老牌美國間諜，特工代號麥迪遜（Madison）。遠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充當美國間諜。從外表上看，他是個“藥物化學家”，解放前曾在瀋陽醫學院教書。報務員是王潛文，情報員是于葆廉和陳祖漢。陳祖漢的公開職業是“西藥行商”，家住北京東單新開路，專跑東北

各地“作生意”。在这种“作生意”的旅行中，他刺探情報，並且把于葆廉的情報帶到北京拍發。交通聯絡員李敏慧，是陈祖漢的妻子，外表上是一个浮華的家庭妇女。一九五〇年朝鮮战争爆發前，为了加强間諜活動，叢克中離開北京到香港，在美國間諜機關指示下从事訓練間諜、往大陸大量派遣的工作。叢克中臨走前，曾召集陈祖漢、李敏慧、王湛文到頤和園昆明湖上泛舟密談，研究他走後の間諜工作問題。依照叢克中的佈置，他走後由陈祖漢繼任了潛伏組組長，兼任情報員、譯電員。

黑綫的另一端在香港，那就是美帝國主义的海外間諜機構的駐港機關。从香港，黑綫联到日本东京的“盟總大樓”；从东京，黑綫联到太平洋彼岸坡多馬克河畔的城市——華盛頓，那就是黑綫的尽头。

潛伏間諜組的每一項活動，都是同華盛頓的侵略政策緊密結合的。美國發動侵略朝鮮战争並進而侵略我國的陰謀原是蓄謀已久，这在潛伏間諜組的活動中有着鮮明的反映。間諜組設在北京，早在一九四九年，香港的美國間諜機關就指令間諜組要全力刺探關於东北的軍事、政治、經濟的情報。一九五〇年四月，距朝鮮战争爆發還有兩个月，間諜陈祖漢第三次到香港彙報工作並領取間諜經費和電報密碼時，直接指揮这个間諜組的美國間諜更指示陈祖漢在东北發展“地下武裝”，準備進行“敵後軍事活動”。陈祖漢潛返大陸後，就積極物色曾任國民

黨軍官的反動分子，準備把他們收羅到間諜組織中，籌組“地下武裝”。朝鮮戰爭爆發後，間諜組的活動達到了頂點。美國間諜機關不僅指令間諜組利用一切手段，加緊刺探東北的各項情報，首先是軍事情報，而且屢次要求間諜組在長春建立間諜組織，同香港美國間諜機關通報，進一步擴大進行間諜破壞活動，以配合美帝國主義在朝鮮的軍事行動。

一九五一年六月，間諜秦祖漢第五次到香港和美國間諜機關聯系、會見麥茲後，麥茲曾強調地告訴他：“回大陸去要努力工作，把工作重心完全放在韓國戰事上。”麥茲在被調到沖繩間諜機關前，又叮囑陳祖漢說：“今後要加強聯系。為使每次通報都更為順利，你們發報均由香港、沖繩、東京三地共同收聽，這樣當可使每次通報都準確無誤。”

然而，不久以後，人民懲辦陳祖漢等幾個背叛祖國、罪該萬死的特務間諜的日子到來了。

難逃法網

一九五一年七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從北京開往長春方面的一次特快列車鳴着尖銳的汽笛駛進了京山鐵路的唐山車站。在來來往往的旅客羣中，有四個穿着黃色制服的公安人員急促地走向一節軟席客車。他們分為兩人

一組，从客車的兩頭登車進入了車箱。

幾乎是在同一時刻，他們走到一個身穿網衫正在不停地揮着扇子的旅客的面前。

“舉起手來！現在你已經被捕了！”公安人員厲聲說，同時出示了逮捕証。

“怎麼，怎麼，怎麼回事呀？”那旅客還從地站了起來，舉起兩手。公安人員搜查了他的全身。搜查的時候，那旅客看看公安人員手中的手槍，狡詐地說道：“同志，這恐怕是出於甚麼誤會吧，你們應當……”

“住口！為甚麼逮捕你，你自己知道！”公安人員嚴厲地喝住他。

這個旅客就是陳祖漢。

同一天，美國間諜于葆廉在瀋陽被捕，王澹文、李敏慧在北京就擒。

這幾個萬惡的匪徒，甚至在預審法庭上，還企圖狡賴自己的罪行。

但是，當確鑿的罪証：兩部電台、十幾本密碼、密寫藥物、密寫紙、大量間諜活動經費等等被提出來的時候，這幾個間諜不得不低頭認罪了。

沒有一個反革命罪犯能夠逃過人民的制裁。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依法判處了這個潛伏間諜組織的四名特務間諜以死刑，結束了他們的罪惡的生命。

（原載 1955 年 8 月 27 日“人民日報”）

撕下反革命分子的假面

傅 冬

一个冒牌的教師

一九五一年六月。天津教育局招聘中小学教員。

一天，一个年輕人走進教師招聘委員會办公室。他大模大样地取出一封信，信上寫着：

“……据我会會員陈其芳書面声称，她的爱人張錦棠，曾肄業於上海市光華大学。茲見報載貴会刻正联合招聘教師，特此予以介紹，敬希惠賜洽談为荷。天津輕工業工会華北區畜產公司皮毛收購加工廠委員會啓。”

信上除盖了工会的圖章外，工会的秘書關殿賓还盖了自己的私章。

这个張錦棠就这样很順当地進了師資學習班。

“我是一个出身学校的学生，从一九三〇年起到一九五〇年都在学校唸書，从來沒参加过甚麼党派，我的歷史是單純清白的。”他常常对周圍的人表白自己。

臨畢業前的一个星期，一千多學員忙着交代歷史問

題。張錦棠說，他以前在上海光華大學唸書，上海臨解放時轉學到台灣大學，畢業後來天津。

“你為甚麼由上海轉學到台灣？上台灣是投奔誰的？又為甚麼從台灣來天津？怎樣來的？當時的思想情況怎樣？”學習班的負責人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這些問題張錦棠都交代得不清楚。叫他寫個書面材料，他就冠冕堂皇地這樣寫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當時在上海光華大學四年級下學期讀書。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之前，上海各大學被國民黨反動派解散，並禁止學生住校。當時社會混亂，人們生活在恐怖中，我怕圍城遭受戰爭砲火的災難。我當時考慮離開上海的办法：一是回家鄉，一是到天津岳父處，另一個就是去台灣許國卿處，並希望能轉讀台灣，完成僅剩半年的學業。我覺得自己辛苦的唸了二十年書，目的是在得到個大學畢業的資格，作為將來向上爬的本錢。另一方面誤受了國民黨的惡毒宣傳，說共產黨來了，青年人都要參軍，原大學的學分，尤其是社會學科，共產黨都不承認，還得從頭唸。最後家鄉和天津的路斷絕了，我就坐船去了台灣。到台灣後由同鄉介紹到一個合作社作辦事員，謄寫公文。以後轉到台灣大學唸了半年。畢業以後，我因為要和住在天津的愛人結婚，就回天津了。路費是岳父寄給我的。”

張錦棠就這樣巧妙地掩蓋了他的骯髒、罪惡的歷

史。

实际上，这个人的名字叫張丹秋，是个罪大惡極的特务。他一九四〇年加入國民黨，一九四一年參加三青团。到上海光華大學以後，主辦過反動壁報，向中統特务密告過進步學生。上海被圍後，這個著名的學生特务去廣播電台作反共廣播，並參加“學生勞軍”，代表“勞軍”學生招待記者，号召“保衛上海”。因他反共積極，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市三青团團部用飛機把他送到台灣。到台灣後，不斷地在報上發表反動文章，同年十一月入特务頭子蔣經國和唐縱主持的“中央黨部黨政工作人員訓練班”（對外稱“國防部技術訓練班”）受訓。張丹秋在裏面學習了射擊術、化裝術、敵情研究、游擊作戰、通訊方法、心理作戰、共產主義批判和審訊與反審訊等課程。他學的成績很好，很受特务頭子們的重視。唐縱曾經親自和他談過幾次話。唐縱對他說，他在天津的社會關係很好，決定派他回去。畢業典禮上，張丹秋代表所有的受訓特务致答詞。那次典禮，蔣介石原來要親自參加的，因臨時有事沒有來。但所有出名的特务頭子像毛森、毛人鳳等都出席了，而且还講了話。張丹秋臨離開台灣時，唐縱又親口對他說：“我們準備叫你在天津架設一部電台。你先回天津了解了解情況，把關係搞好了，再回來一趟帶電台去。”

學習班班主任看了張錦棠偽造的冠冕堂皇的歷史材